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石恋

唐珉
著

马来西亚燭火出版社出版

滿
風
樓



唐珉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二零零四年度“诗歌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地標清

石恋

唐珉 著

目录

辑一

- 3 这一窗古旧民艺
- 4 澄净水……
- 6 难
- 7 除非逢迎《族殇系列》
- 10 江南遗事《族殇系列》
- 13 心结《族殇系列》
- 15 燃灯
- 17 族殇
- 19 忘忧
- 22 上天是公平的
- 24 迷娘的悲歌
- 27 纸上听鼓

辑二

- 
- 31 掌命
33 秋吟
35 淡彩人生
37 悟
39 净圆
41 不如放下
43 炼狱
45 障障红尘
47 一切唯心造
49 无常
51 自在

辑三

- 55 经典戏码
57 天惩
59 好戏
61 大跃进
63 一种政治气候
65 园丘即景
67 吾土吾爱
69 这儿本来便是天堂
71 尺度
74 有关宏愿

辑四

79 有情

81 道

84 石头的哲学

86 苦瓜

88 读画

90 当一个时代结束

92 当我缄默的时候

93 窗

95 红尘

97 山鸽

辑五

- 101 儒儒掳客
102 君子的禁忌
104 祭品
106 鸢尾花
108 行者
109 沙堡
112 “老振东”消失后
114 乡人过端午
116 情事
119 欲

辑六

- 123 吾乡父老《吾乡系列》
125 初民《吾乡系列》
127 历史尚童年《吾乡系列》
129 迷羊《吾乡系列》
130 变身《吾乡系列》
132 我的菜园(一)
135 我的菜园(二)
139 雨打芭蕉
141 石恋
143 镜框里的一片梧桐叶
145 芳田录
147 悼亡舅
149 吾娘
151 遥望彼岸
153 说茶

155 复仇

157 猫

159 归去来辞

161 二重幻

163 星之旅

166 碎月

167 奔马——寄诗人 WA

170 还俗

173 太阳

174 宇宙

176 自画像

179 几句“感言”

輯一

这一窗古旧民艺

没有秋
十五的月
精致仿若湘绣
依然圆在竹帘上

这里不是秦天楚地
我亦非那唐宋娇娥
远远那头滔滔的汉江水
却淘洗了五千年
濯我个魂灵澄明如镜

遂不忘将竹帘挂起
年年岁岁
把清明的中秋月
满满刺绣上去
以心思捻成的线
以情怀铸成的针

(2001年10月)

澄净水……

……一注

凝一颗透明的心

聚一缕雪亮的魂

迢迢亿万光年

轻淌若絮静流如云

便这样悠悠注入

我生命底河川

有黄土高原的浑浊水

美丽的交会，于是

激发了古老亚细亚

腾跃的浪花

便淘出我丝丝黑发

便濯出我一身黄皮肤

智者说我

驮负了五千年的历史包袱

仁者说我

继承了五千年的文化光辉

悠悠长河淘不尽
黑头发黄皮肤
悠悠长河流不断
澄净水一注，我
淌向时空的永恒

〔1989 年 11 月〕

难

失意的斜阳
骑着半瘫痪的古栈道
饮马在行将被堵的
隘口 藏不住
一张忧愤燃烧着的羞脸
垂首低低 映一地
凄艳的红彤彤

多少年啊
这路依旧是天险
多少年
连隘口竟也犯难
斜阳拥着古栈道
把天地泣成血海
者番若失蹄 能否
再坚持不跌跪

(1988年8月，2002年白小事件后重修)

除非逢迎

《族殇系列》

原想养一盆水仙
无奈总不是季节。而
案头的兰草
始终不停闹病
恹恹，奄奄
瞧着便心酸

怎是不认真啊
一双手也不拙
那年栽石榴
火红榴花是开了满树
却老不结子
常年种菊篱下，又
无不教多足的蠢钝儿
糟蹋得七零八落

曾经想过辟一池莲

却也担心
蛙噪惹来官非
尔后，牵了
一篱朝颜，插了
满院子九重葛，竟又
被嫌俗不可耐

于是
梦中发飙，鼓动
一片黄澄澄的葵花海
滔滔淹过去盖过去
扔石头的手
绝不疲软……

罢，罢
来个皆大欢喜
种木槿便是
风啊
我怎是不能体会
你耳畔的喋聒：
植一庭修竹，植一庭修竹

任霜侵雪蚀，仍节节浮凸

殊不知

竹枝乃招魂道具

竹丛最惹鬼魅藏身

你的垂怜你的悲悯，只怕
直坠我

地狱十八层

（1990年4月）

江南遗事

《族殇系列》

教我
夜里悄悄
读江南赏江南
把江南垫在枕下
又教我
如何悄悄
梦江南

江南有山水如画有情怀如诗
烟波江上
女子轻撑一篙滑过浪尖入云去
峡谷男儿仰天啸出五岳豪情
柳邑花城
绵绵丝竹丝丝入扣
亭台楼阁
娥眉墙上下来书中出来

吟一首朱淑真唱一阙李清照
渔父放歌，钱塘江上月正白
洛阳城在烟雨斜阳中……

梦吧

沾一沾书香剑气
画意琴韵也要沾一沾
我的命将重三两八
一身骨肉最清高

当年

出江南别江南非我
赤道风中热带雨里万里遥望
留痕我五官特征，那
别人的江南啊
我五中内蕴百年忧隐的
伤，疽成
无休止的哄闹挑衅

就欠了一身清高骨肉
总是一梦一惊醒

让高人雅士续梦去吧
大白天里
把江南朗读
把江南展赏
把江南张挂如帐
午睡

(1990年写于招牌事件后)

心结

《族殇系列》

穷半生，披一身

幽忽飘渺的孤

凄美清绝的傲

我

以隐遁的清冷眉间的戚戚

以寡言的缄默心中的惶惶

编一株兰草，于

断壁之崖，于

水穷之处

俯瞰的蓝天洞见

白云亦慨叹，而

岩滩莫不唏嘘

有关兰的事

怎是如许折磨人啊

不容轻侮不允屈就

犹想削发或断指矢誓

天宽地阔
水土渐尔流失

便是养吧
控制阳光雨露的人调侃
时晴时阴
公然耍弄起伏魔手段

反正展摆不得
哪还在乎我心不死地
编，用我的情
织，用我的意
他们谈笑间，睥睨
我用我底心搓成兰草瓣瓣
打万千个情意结
张挂在天涯

(1993年5月)

燃灯

夜之海
精灵的歌舞场
仙子的黑甜乡

有人
从不休止
为落实神话 于
午夜的堤岸燃灯千盏
引诱蛾
前来献身

身世与蛾无关
苍冥中一点出发
有刺鸟
衔了满溢的梦
漆黑中
全速飞向
那千盏灯火

隐隐 灯火
那一根根指天尖刺
冲 疯也似的
灼痛如焚 是
最尖长那根了 迎面
结实碰个满怀
群蛾翅翼剥离纷飞
他的胸膛
亦已喷溅
血的烈焰
于是
海上歌舞起
史诗翩翩

(1988 年写于华教节)

族殤

政客斗臭
商人斗奸
文人斗酸
沾了艺术的边的
斗浪
升斗小民
斗贪
黑道人物
斗狠
还有那卖马票报的
斗快
晃着幸运号码乞食的
斗缠
夜灿灿
大会堂里
知识分子正为
千里迢迢的《河殤》
斗嘴

咫尺之遥
友族也同时济济一堂
开其切身的
文化大会

(1989 年元月)



忘忧

从此龙不许随意造雨。那年
天空依旧和谐蓝着
太阳如昔和煦照着，将
薄薄云絮蒸干
我含恨哭到圆通寺
打了支下下签，认命
移植，以精神浇之
以灵魂灌之

田野稳住阵脚
土法炼钢的乡亲父老，挥洒
和着辛酸的血汗，于
日渐风化的瘠土

委曲的兰草，我们委曲地
扶植
翻身不得

龙瘫躺到背长褥疮
苦情老乡
瘦田里仍矻矻。可怜
我孤寂的兰圃不烟火
销魂忘忧草，幽幽

蔓成

展我眉，开我颜
忘忧草啊忘我忧？

皓皓芳姿不展雪雪情操不突
局促我心田，萎萎兰草
竟尔化现缕缕忘忧花魂
抚我，又
磨我

曾矢誓与尔

共生死

兰草，兰草

惟

切切勿与我
同寂灭

(1988年11月，1995年改写于闹市遇独中
生越州募捐后)



上天是公平的

炎黄有疆土曰神州大地
有后嗣曰华夏子孙
有生命之川曰黄河
有灵魂之源曰天地正气
有精神之本曰伦理道德
既蕴含先天之优
而蛟翻龙腾，又
因此酝酿了后天之患
而四海流徙
美好的
仍在血脉里传延
迂腐的
同时作着染色体的排列
上天原来真是公平的
给你一些必让你失去一些
瞧，这么个
高大庞然的族群
视野小小

胸怀浅浅
气度窄窄

(1982 年 2 月)



迷娘的悲歌

……就这样

把你流放到这险水滩头

九曲十三弯

从此纵走也罢横走也罢

迷娘啊

八月菱香你固然要记一记

又道是十月妊娠苦

根蒂虽已脱落

脐眼尚在

迷娘就这样诞生了

带着前生的记忆

及笄少女是梦织的花砌的

十六迷娘却土得老在寻根

千里行舟

一竿摆渡

定泊的

果真是
一滩险水
处处飞花
激越如箭如刃

既是迢迢千里水路作嫁
十六迷娘
生、住、异、灭
业果之期尚远
竟已沦为弃妇
缘何休我，缘何休我
迷娘是藤萝

伊的根是藤萝
伊的本是藤萝
伊是不忘根本的藤萝啊
而藤树本相缠
这险水滩头林木森森
伊的臂膀伊的身躯
早已胶在树身上，而
伊的根，正在

伊驻足的地方
往下展伸

(1988 年 8 月)



纸上听鼓

此刻

竟还有沧桑的古寺

竟还有龙钟的老榕

闷出巷弄里

那一声霹雳

轰然一擂

若盛夏暴雷

劈开了

心室里冰封的

二十四节令

而涉江的声音

从纸上传来

堤边

有歌者诗人相拥落泪，哭

少年坎坷的身世

白头老翁晚景的凄凉

要好好摄生
我说过
延续，薪传
不息
我们的脉搏

举步艰辛
算不算滑跤啊
凄风苦雨中未曾失足
而今
鼓声传来

(1987年6月)

輯
二

掌 命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释迦太子说：
唯我独尊

我，只从属于
我自己
我来
不曾受命于谁
我，感受“我”
而生

曾经善，便
善生
曾经恶，便
恶生
富贵，贫贱
自己主宰

一切都应你所求
你暴怒忿恨
便感生成一头兽
你贪婪慳吝
便感生苦贫

没有赏没有惩
赐命予你的，是
你本身

佛说众生皆佛
慈天下，悲娑婆
便
添一尊

(2002年10月)

秋吟

春华秋实
天凉了，好个秋
一切圆熟
假身四大
“我”被一双陌生的手
摘下，又吊又打
哇哇哇
大有不甘

不在于那吊那打
只为
修不好的又一个的
错失
再误入歧途

这儿四季若夏
热恼易生
苦烦缠人

我落实于秋

福报在

天高气清

云淡风轻

山静水平

好个实笃的秋

结跏趺坐我心底

一派大德风范

成熟

在在圆满，秋

丰收的季节

(2002 年 10 月)

淡彩人生

都糊了，从
黑白到缤纷，以迄
十八岁以下不宜

没有电视
日子如昔自在，悠游成
一群知足的鱼

已习惯水墨画淡彩的视野
已习惯耳根清静
七彩箱子里的炫华
喧闹

器噪
惊骚
已隔离
甚至忘记

五年

亲人怜我
无时钟无影视
沦为野人一个
遂将斑斓文明
再抬进我家门

缩在屋堂一角
框在箱子里
小小的人造世界
又如何勾留我双眼

三千大千世界外
更有胜景
清人耳目
凉人心地

(2003 年 10 月)

悟

不再渴求
不再寻找
不再企盼
不再等待
娑婆国土 这
五浊恶世
一颗肉做的心
亦不过四大假合
缘聚
是为心
缘灭
那心呢？
于是乐得
风来
满面清凉
风过
且让他人凉去
人无常风也无常

风来风去
唯缘而已
随时醒觉 当下
清凉一地

(2001 年 12 月)



净圆

当我倒下

我想

一定是大雨之后
原野一片纤尘不染
而穹苍虹霓架起

这里没有季节
想来一定是秋分
云淡

天高

湖静

黄菊正绽放她的清芬

当我倒下

我想

又该是近晚时分
万物万象渐遁渐隐
万籁阒静

凤凰木上的鸟雀
也云游去了

好个天之浴
圆满素净
我瞬间止息归零
从此
 如如
从此
 寂寂

(1990 年 12 月)

不如放下

当情绪波动
失常的心搏
便错乱出
扑鱼的季节

记忆的网撒下
快乐的
不快乐的
从来没有一尾
曾经逃逸

快乐的鱼
网内喋出
一色水天
蓝星点点轻舟片片
不快乐的鱼
网内泣得
云愁雾惨浪骇涛惊

当星斂舟去
当云消雾散浪伏涛平
快乐，不快乐的
鱼，又
回潜千噤寂寂
等待
被惊扰的下一季

鱼，会快乐吗？
鱼，会不快乐吗？
鱼只瞪它的鱼眼
鱼冷血
快乐，不快乐的

是

从来都丰收的
捕鱼人

(1991 年 11 月)

炼狱

……浑浑然
那赤婴便腐了乳牙
沐着芦花漂来
水孩儿
原是一身净白

剧毒赤练蛇人间游走
喷着贪嗔痴
又开始蛀蚀伊的恒齿
并互绞缠伊一个五花大绑
更嵌一颗铅心
溺伊苦海，深深

水中来的，落得
血池浮沉
通体污秽
本是晶清洁净身啊
伊痛拔万千猥褻蛇信

回眸岸边

芦苇舟

忽有白光一闪

又恰似蜻蜓点水

谁呀

如此轻灵一篙撑去

竟已千里划渡……

(1988年3月，1996年7月重写)

障障红尘

圆不得

你半生落单的日子

雾花花，只絮成

轻飘飘一道抛物线

沉重的行囊，负着多少

渴爱、无明、执取

行遍

八卦阵那阴柔水那阳刚山

你踏糜了

这一滩五蕴糊糊的岁月

我佛慈悲

低眉垂目成星子

悯视

你夜路犹孜孜搜寻的热恼

背囊里的地图都快磨损了

不正是这儿吗
大轮回中曾默默强记
纵身之前确已瞄准
又怎是
这厚厚尘障，碍着
摔了你
一个扁

(1987年8月，1992年3月重写)

一切唯心造

地球月亮
为什么圆？还有
柑桔番茄
谁叫丝瓜长豌豆扁
茄子、南瓜又多变
而葫芦，体态竟如斯撩人

参禅者参话头：

宇宙

根器浅者说：大爆炸
有慧根的说：无始
爱因斯坦因缘具足
早已悟出相对论
没有开始，便
没有结束
宇宙
何来主宰

地球柑桔丝瓜葫芦
本来便圆满究竟
本然如此，茄子南瓜
于是变身
豌豆是豌豆吗？
为识别叫了豌豆
或扁或圆
也是人说的
有豌豆，因为
有我

无我，又
如何树敌
我执，深又深
地球终坠，于
硝烟重锁的
无间地狱，在
心 中

（2000 年 10 月）

无常

丑闻酸馊中
以玫瑰的花语
香熏世人茶余
丰饶世人饭后
大爱威尔斯公主
骤然凋萎
在花都的断魂路

纨绔孙辈惊世
“被诅咒”的家族
肯氏遗孤终聚焦
希望火光始闪现
瞬间熄灭于万里晴空

小甜甜
腻得香江传媒如蜂拥
左手能呼风右手能唤雨
遽而成了阶下囚

还有那万人迷“哥哥”
正是享受人生时候
竟坠碎歌迷戏迷的心
于一滩骇人的血泊

经曰：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奔奔波波
征征逐逐
汲汲营营
吵吵闹闹
争什么？

(2004 年元月)

自在

缘聚

地水火风，成就
五蕴肉身你我他

说人身难得
这躯体
可是你我可是他？

不过一幢房子
借你暂住

缘灭

四大解体五蕴散
你，从未曾得
又何来失？

（2004年元月）

輯
三

经典戏码

有聚宝盆

名曰：世贸中心

一左一右 双塔楼

牢牢撑起

世界老大天大面子

高高在上 俯瞰

天下

有不知死活者

名曰：恐怖分子

百年仇恨利了根器

轻易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世界警察的门面

塌了个 稀巴烂

捅破高贵骄矜者的神话

不远了

百上加斤的日子
驮着历史包袱的
弱势复仇族群

贪者起痴心
早埋下恶种
嗔者起恚心
恶种已深种
一贪一嗔
互为复仇者 返祖
刀耕火种
无明火 烧开了
恶种子硕大血花
纷纷落瓣天地惊红

纽约伦敦剧院
持续百年公演不辍的
舞台剧
仍未臻
戏肉高潮

(2002年10月)

天 懲

分得了比原有的多出十倍
竟还连别人的五分之二也侵吞
一八一号决议
联大通过的
谁是恐怖份子
只好由上帝去判断

由最后的立足点，到
赶尽杀绝的西奈半岛戈兰高原
又酝酿了
人的主权领土完整的民主精神
撤出占领区
联大通过的
二四二号决议

上帝的选民既已国土大光复
“立即开始进行谈判
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联大通过的
三三八号决议

血洗圣城四十年
人类通过的

岂能不承认敌人的存在
这大让步是不足以感动人
“……在适当方面的主持下……”
龙头老大不以为独脚戏
符合“三三八精神”

而北欧性开放国
保守得不予承认
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

〔1987年10月〕

好戏

谁要是吊死布多
巴基斯坦将血流成河
布多家族的预言
怎么落空了
畏惧如山坦克如林枪炮
抑或
慑服于那江山坐镇者
动天地鬼神的正气凛然
杀人者死，杀人者死
这是
贝娜齐尔正义的呼声
挥着哈佛牛津的高贵及民主
美丽的复仇天使
握拳的双手把民情搅沸了
杀人者死啊
种因必食果
复仇天使于是痛饮香槟了
杀人者死啊

又管它什么已泄的天机
那雪雪天眼
在射程内
做了个顺水人情

(1989 年 9 月)



大跃进

有文明，逾亿万年
有智慧，超越人类亿万倍
外太空
谁知道，凭颅壳里
刚发育的脑髓？

实在太嫩，我们
可以允许可以容忍
黄色棕色红色的落后贫穷
黑色的饥饿死亡
白色自诩高贵的霸道蛮横

还是要感激
地球终于创成
人类终于站立
在搞太空梭了
还要销毁核武器

宇宙人亿万光年外
冷眼观看恒河流域
身长蛆虫的人躯在街市爬行
还有
约旦河两岸永不落幕的戏？
谁管它去
我们兴许是
大宇宙唯一的
智慧生灵

“与我们接触，与我们接触”
向宇宙发出讯号
三十载有余
爱好和平的呼声，于
太阳系缭绕
银河系迂回

（1986年10月）

一种政治气候

房东家的喜鹊

好展歌喉

画眉山鸠一引吭

便吊起

她那尖脆嗓子

较量 比试

非领唱不甘休

供养她

如涉世未深的小情妇

稍施米粟 便

不嫌鸟笼局促

海阔天空谁稀罕

水晶灯下

做秀的舞台虽小

倒华美精致

我也唱的

当情意关不住
便打开胸怀 轻轻
对窗外的天空哼喟

无论多低调多柔和
房门外善卖弄风情的
骚娘子 已焉被触动
吱吱喳喳
二三回合
高拔昂扬的歌声 便
把我震慑
眉飞色舞 房东
莫不撅起嘴唇
两相逗弄得
漫天锣鼓
遍地琴瑟

(1989年5月)

园丘即景

站成一线——我和画
黄忽忽的桂花，便从
巷子尽头一路开过来
阳光

自背后斜斜探入
落到灰黝古旧的石板道
拉板车父子俩，歇在
斑驳墙角下
暖和起来

百手竞相探果时节
喧嚣的金桂在枝头闹喜
黄色属于王者
尊荣，高贵
破落里弄变成桂花巷
亮丽起来

是装饰画

板车何妨装潢装潢
颓墙何妨髹漆
这画师不甚高明
且移画眼眶外
不复

一再陋巷伤神

遂伸手取画
钜料早已深嵌

站成一线，我便是
在室内造一个太阳
继承祖业的父子
依旧灰在眼眶里
拉板车，当
庆丰收的狂欢落幕

(1999年写在全国普选前)

吾土吾爱

(亲爱的，亲爱的)

以心，许
天地长情
以身，报
山河眷爱
终生，岂又在乎
一时外露，一面旗
空中翩翩的
浮泛轻虚

羞于启齿
赧于现
内蕴深深，爱
是道
东方男子
庄之如山稳重
是德
东方女子

重之如宝深藏

唐番拿督爷
家门外保出入平安
唐番地主公
屋里保金玉满堂
唐红番白左右坐镇
红白烛照两相辉映
香供三支从不厚此薄彼

吾父撒手尘寰时，说：
我是州籍民
附带了你们几个
我孙独立日出生
地地道道
满十二岁
勿忘替他证身

（2003年9月）

这儿本来便是天堂

是天堂
当然住着
快乐小天使

嬉戏中
小小翅膀纠结在一起
怎么会感到痛
公平竞比中
臂膀相互触碰
怎么会心惊胆颤
都赤诚相待
谁还会践踏他人脚跟

天降琼浆玉液
地冒金花银絮
这儿本来便是天堂
我们，是
天使

振拍翅翼
睬云去踏虹去
追风去逐日去
啊，什么时候
我们竟心事“重重”
几近
飞不动

(1990年元月)

尺度

他们的座骑
据说原是双峰之驼
经营文字的商旅
踱跨的
却非五彩斑斓的
丝绸之路

风沙狂，扬起
翩翩旌旗直捣云天
八方风雨
文化沙漠领风骚
且听
雄浑的蹄声哒哒
哒哒
好个劲道儿

气势滔滔如斯气焰灼灼如斯
沙漠枭雄独承甘露独据绿洲

谈笑间

抛一个鄙夷的眼色如撒一张网

行将脱水的驼队

益发苦于摆脱

永无据点的流沙阵

天幕之下大地之上

谁被应允刻意酝酿不协调

视觉美上的大瑕疵

这步履蹒跚的弱旅

太碍眼了吧

如此肃杀的光景如此苍凉的气氛

连海市蜃楼也吝于鼓人士气

仙人掌呢，绿洲呢

已岩化返祖

发觉破坏自然律定乃绝大憾事者

谁啊

形势险恶气候无常中

心感身受的
没落寂寞的

单骑

局限於小小墟场
经年惨淡经营
被划为舶来品的
小小买卖
竟如此卑琐寒伧
始终进不得
神圣的
殿堂

(1989 年 4 月)

有关宏愿

有物铁证如山：

双峰塔

够高

多媒体走廊

够长

KL 国际机场

够大

有愿望气势如虹：

2020 年先进国宏愿

够瑰丽

物我无瑕结合

恰似狂欢啤酒节 众人

醉在如山泡沫里

爽呀 爽呀 展示

赤条条的肢体语言

道说 一最大

2020 年国家宏愿

落实于
各民族大整合 最好
说一种语言 使用一种文字
全民融合于一
团结一致
奔向
 长廊
突破
 高峰
直冲
 恢宏的梦幻太空

关于宏字的解说
涵括了
高深宽广远阔
我是主流 你不入流
单一色彩
合逻辑乎？

别说不合乎国情的逻辑
说道

一 可以是最大
 可以是最小
瘦伶伶那么一横或一竖
嫌狭窄单薄？
核子细多了
伏魔的那朵蕈云 便是
它的前身

(1999 年 11 月)

輯
四

有情

一朵黄花 小小
晚风里

一个哆嗦 便
朝我眼底

嗒然

翻落

瘦黄花
其貌固楚楚
其叹亦凄凄
其落也萧萧
我雾寒底双眸

上霜了

小小黄花落
飘入我眼眸
坠入我心坎
且爱且怜

伊竟也续坠缓缓 朝
大地母亲
缓缓续坠

那儿

有春泥

隐

隐

透

香

(1992 年 2 月)

道

“哎！”

念头，在
翻倒那一霎
不外是
扶正添水揩案的
烦嫌，愠嗔

“哟！”

竟有娇嗔一声
轻搔足底

“的！”

抬手，将
夜幕漂白

赶紧撤足
踩痛了我呀
脸蛋挤成一团

小小一朵
黄雏菊，且嗔且笑
微蹙了眉心

多惹人怜
对不起啊
我下跪

夜正央
晕晕月华莹莹灯光
刹那凝霜聚雪
堆砌我
如米开兰基罗不朽的
大理石雕像一尊

我看见了
在这水晶玻璃似的夜
告诉我，告诉我，你
到底是谁
是爱是智慧是善是美？是
如如真性？

以大理石雕像的姿态俯视
我知道你在，此刻
你在这里

我粗心大意了，你是一朵花一片叶一滴雨露
我犯了错，你是太阳是闪电雷鸣
我亵蔑了真理，你是众人的眼睛

你无处不在
瞧当下示现的微笑小脸
却原来，你也还是顶顶俏皮

（2002年9月）

石头的哲学

我还在否
若干年后，而
我的业绩如何
案上瞪我，冷冷
美丽诡异的密密流纹
刹那布成八卦阵
重重把我围困

随地球绕太阳运转五百一千匝
朝盛朝衰
镂出脑神经般细腻纹路
回答我吧

以你无上的睿智
它依旧瞪着我，冷冷
美丽诡异的密密流纹
掀起滔滔海浪
层层把我淹没

说话的石头在太虚幻境

绛珠仙草以眼泪
还石头雨露之恩
《石头记》里有的是假语村言
从不开口
日日与我冷冷互瞪
光润卵石它旋着时光流纹
于纸堆中牢牢坐镇

沉默了五百年
冷了一千年
且留待地质学家去考证
皓吾首于无穷《易经》
摄吾魂于智慧深海
它美丽而诡异的
密密流纹

(2001年10月)

苦瓜

堆肥桶一线缝隙
瘦瘦的

一片叶芽
挤出我一脸惊讶

不甘被埋没
不甘于腐烂
她扬弃黑暗
苦苦朝一丝亮光挣扎

禀着向阳习性
终于冒出头来
黄中带绿的小脸楚楚
我见犹怜

释放她吧
揭开桶盖
种皮犹附在白嫩的根上

原来是一株苦瓜

便是晶莹如白玉
苦瓜依然苦得
满脸皱褶浑身凸瘤
管你喜爱与否
她要完成她的清凉
我苦后的回甘

(2001 年 2 月)

读画

张臂待着

秃秃

晚秋疏林，叶

落尽，挺挺

直往天空戟去

撑一轮

硕巨的朦胧月

翘首盼着

我真怕狗要吠月

老和尚呢？一定

躲在哪个角落

坐禅

意象朦胧意境高远意味深长

这幅版画，你瞧

我担心狗吠，却

连狼也不敢嚎

老和尚也作弄人，他
一定在里边

月下坐禅
秋岗禅定……

画里，秃干展臂殷待
画外，我引颈切盼
 一点法喜
 一丝禅悦
月晕几回，噫
莫非老和尚他
在《盼待》于此画落款前
便已超脱

六道轮回

（2001年4月）

当一个时代结束

当繁花凋落
他们说
我将沉睡一千年
一千年哪
海亦枯石亦烂
我的苏醒又岂可待？

原来我从此便长眠不起
他们说的
我是一颗不会萌芽的种子
当花季一过
便随落英一起消失

我是一颗种子
他们说的
我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
我是
一颗种子

但不会萌芽

就要把我埋葬了吧
也许从此真的睡上一千年
但我的名字不叫别的
他们也说
我是一颗种子
尽管断定了它不会萌芽

我是一颗种子
他们说的

(2002 年 4 月)

当我缄默的时候

问我

南雁打哪儿飞来

春风缘何老是撩人遐思

请读

我的眼眸

当我缄默的时候

盈盈秋水，深山古潭

静了

凉了

而你更多的疑窦

已然

锁在喉头

(1989年4月)

窗

在墙上凿洞洞
旷世天才
是否同时创下
这优美字眼

窗

第一面打开
灵亮的魂
就此穿越

里
外

蓝天白云阳光雨露
河流田野花草树木
都死在
墙的隔阂
无窗室里 禁锢了
幢幢失灵幽魂

你美丽热情的
你迷人多情的
眼睛——
灵魂之窗
有情人 如斯
赞赏哦吟

打开心窗
里面的
望出去
外面的
看进来
风光无限

(1992 年 3 月)

红尘

当我的话洒落一纸
你若不喜欢
就当它一派胡言

当我的泪洒落一襟
你若烦厌
就别过一张脸

当我的发洒落一地
你若不屑
就把我从现实中抽离

当我的笑飘起满街华飞彩流
你若感到妒嫉
且俯耳我的心门听听

当我的爱洒落遍地阳光灿灿
你若有所怀疑

请坦白说

我究竟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当我不能再说话不会再流泪

当我的发已枯笑已僵

当我已无法再爱

忘了吧

忘掉这浊浊尘世

一切的

曾经

当我不再呼吸

你感到失落了吗

罢 罢

我不过微尘一粒

往来处回归

(1993年6月)

山 鸽

就像

我把一道妩媚的秀水

绕在指间

溅泼出琤琮琮琮的

沁凉幽邃

把澄净的温柔蓝天

镶在天花板

静出一室的

平和高远

这青青山脉

就在我的枕之下

夜夜让我坐卧其上

这森森林木

这茫茫旷野

这裹着蜜汁的野果山花

都嵌在我的墙上

都储存在我潜意识的磁碟里

我是
一只崇尚自然
追求自由和平的
山鸽
当情意的风鼓起
我的内里
将精确的反映在
电脑似的
天地屏幕中

(1988 年 6 月)

輯
五

儒儒掇客

这些人
眼中无山水
胸中无墨
却偏好教人在肚里撑船
摆渡不得
只好在肛门里横舟
他们一摊开书本
便做起了买卖
是一宗宗怎样的交易呢
前人授于的锦囊
有琅琅通宝
那钱孔
还是方方正正的
还有青史一册
就待标名

(1988年5月)

君子的禁忌

我说我是竹
你竟挥剑
欲把我劈成两半
看看我
是否有节
是否中空

这又何必呢
苏学士宁可食无肉
亦不过刻意附会
你且瞧我笔直的腰身
我修长清瘦的姿影
像不像
行吟汨罗江畔那个人

快别执着了
我既然被喻为君子
你且这么远远地瞧着

岂不赏心悦目

你若是真的不悟
且拔剑吧
我顶多和你，相互
牺牲成仁

(1988 年 4 月)

祭品

芙蓉仙子
总在含苞待绽的窃喜中
断魂 化作
青烟一缕
遥遥识辨
鱼腥肉膻中 那具
挤在塑胶桶里
不复玉洁冰清的
空空躯壳

虔诚的人们 用
一元数角供佛
交换个
出入平安横财就手心想事成

凄……凄……
绿漪中有鱼喋喋
凉……凉……

碧瑶窟有蛙鼓噪
夏荷塘 老是
一片秋色

(1989 年 4 月)



鸢尾花

是那幅《鸢尾花》吗？
梵谷大力敲打我的大脚趾
用画笔的尖端
我佯装悠悠然醒转
不幸真的走出了梦，并
讶于他一身的小丑装束
还有仍裹着伤的头

是那幅《鸢尾花》吗？
梵谷重复，当然
不在梦里
他又用画笔狠狠击拍我的指端
那确是在精神病院完成的

我赶忙往抽屉里寻搜
那一束束蓝色时期写下的诗稿
我说：
梵谷先生，我也几乎发了疯的

这还不够
梵谷脱下身上的小丑装
给我递来
并掏出手枪
死吧，他说
否则
你不值美金一块或五毛

(1987 年 12 月)

行者

枯坐 此乃

千年斗室

伊嚼着菜根

啖尽土钵里的粗淡

反刍帘外

那炉罌尘腾滚的膏脂

这是一个行者的胃 伊

散发千年冥想千年

哗啦啦

就恶心呕吐了

一地腥膻

这残局不好收拾

有人托钵沿户化缘

而伊已千年面壁

那摸小尼姑光头的阿 Q 吗

吐他

一身腥膻就是

(1988 年 10 月)

沙堡

雨，突然掩至
急急，我闪入
这座现代迷宫

来得太骤然，这雨
像那阙不朽的交响曲里
那个乐句
哗啦啦啦
轰隆隆隆
街上霎时风雨漫濛
迷宫人潮益发汹涌

左边快餐厅
哦 Stevie Wonder
墨镜厚唇彩珠细发辮，是
可乐炸鸡块炸薯条
右边影视中心
乔治童子，像

《怪谭》片集的女鬼
猫的双眸妖气迫人
前方名牌总汇，突然
把 Ghost Busters 收服
亮出 Tina Turner

脂香粉香花香如干冰
流气阔气骄气如雷射
纵横交错出
一派迷宫本色
偶尔进来，即使
不碍于那羞人的方向感
也只为
诸乐神摆设的飨宴
里外世界正风雨
命运在交响
我且登楼去

哗啦啦啦
轰隆隆隆
皮尔丹卡突然出现

好一座现代迷宫
惊世妙音叠成的沙堡
已在沙蚀中流失

何时划下休止符？
访了二三处
贝多芬被放逐了，他
在外面的风雨里
哗啦啦啦
轰隆隆隆

（1988年7月）

“老振东”消失后

十零吉一杯卡布奇诺
在“咖啡豆”
新新人类一条嫩舌
要品尝的
只是那气氛
更销魂的
还在星光大道
在 Bangsar 的夜店
茨厂街毕竟已在市井里老去
推开玻璃门 竟也幻化成
风雅的少艾翩翩 悠悠
啜饮门外闹趣 熙攘中
偶尔“老振东”的老顾客
朝这里探头探脑
似有点怅然有点依依
免不了还有疑窦的吧
花十倍价钱饮那杯咖啡
那种感觉据说还是醉的

对 就是感觉
嘛嘛档六角钱一杯的浪漫
新新人类也不是没享受过
缺的
岂止那种氛围

(2002 年 3 月)

乡人过端午

五月初五

门楣必挂艾蒲

悼念？追思？

艾蒲香幽幽

恰似兰芷桂蕙

足况

忠贤品高志洁

堪寄

悠悠千古哀思

儆世？警世？

避秽除疠

迎风艾蒲，乍看

又似郑袖飘拽的衣带

雄黄沿墙根一路撒开

毒蛇恶鼠当绕道

当年摆弄美人的谗人

虽死去二千余载
灶里更有香粽
水上不无龙舟

年年此日
必焚香燃烛朝天祷请：
顺利又届年中端阳好时节
蒙诸天神老祖宗庇佑
于此三牲水酒果品酬飧
更祈一年好到尾
日日好日

水上赛龙舟
热闹
肥甘五香肉粽
味全
屈夫子
何许人？

(1999 年 10 月)

情事

有关山当年的韵事 我
会毫不羞愧告诉你 我
亦是当中的浪蝶狂蜂

英伟拔挺

割胶的

迷恋他

肩宽胸厚

采樵的

痴缠他

襟怀壮阔

养猪种菜的

依仰他

风雅潇洒

我 一个小丫头

爱慕他

风流岁月缱绻绵长

终捆不住思变的人心
亮刷刷一袭鲜丽绿袍
却已嫌
披得土气古老
割胶的

采樵的

养猪种菜的

拂袖而去
已亭亭玉立的小丫头 我
匿藏那份幽思 亦
渐行渐远

今天他牛山濯濯
胸骨凸露
神情枯寂

几已坐化成
被人遗忘的破落古迹

遥隔滚滚红尘
日日伤情的凝望
亦渐摧损我已黯淡的风华

也曾想过和他一起终老
又叹已回归无路

(1990年10月)



欲

大饱口福

烧鸡 烤鸭

苍蝇 寻香来

大快解馋

爆煎 咸鱼峇拉占

苍蝇 逐臭来

火气十足时

一家开伙 近邻

纷纷关窗闭户

火候十足时 也

香呀香 频频兴叹

于是

蝇影幢幢 厨房里

“念佛”声不绝

饭局摆开

嗡嗡嗡

二战珍珠港上空的战斗机

伴随举箸

目标瞄准了

死士一个俯冲

高射炮手的筷子

一挥 不中

蹙眉嗟叹

倒 胃

油煎 火炙

极味起

热脑生

疗饥药石白水烹煮

淡淡清清

无迹可循

苍蝇 又

哪里来

(1990年7月)

輯
六

吾乡父老：

《吾乡系列》

“十二天干地支”

“金木水火土”

是世代相传的

手执

罗盘通胜

探丰土饶水

测天晴天阴

由日出

到日落

“左青龙右白虎”

“南北西东”

秤磅胶刀镰锄在握

恰似

摆弄罗盘

翻动通胜

熙攘父老

是相命术士
是看风水的阴阳师

(1993 年 8 月)



初民

《吾乡系列》

五分钱

将小瓜的快乐，捏进
浇上红红糖浆的雪团
让他们尽情吮

五分钱

十个香脆马里饼
圆出肚饱的满

五分钱

一杯玫瑰露雪水，浇息
路过担家妇女
滞胸的火气

来打风来补胎
店前峇遮里树下
一份报纸，闲起

阿叔阿伯清谈的陶然

我家

开脚车店，又卖零嘴

一分钱一粒“荷里”糖

我家是

稚儿手指的

幸福园

推着脚车来，信步走来

我家是

养家活口大人的

欢乐林

(1993年8月)

历史尚童年

《吾乡系列》

前面

打柴，做玳瑁

后面

打菜园，养猪

左边

做草仔，割胶

右边

驳树，射药水

每天挣他三几块

三角钱一碗云吞面

空惹人垂涎

四角钱一出火影戏

拖男带女

过节

孩童双眼

与那只鸡
一齐滚烫在
灶上的铁镬里
鸡腿小的吃
鸡翅膀给兄姐
鸡头鸡脚鸡屁股
老大的，嚼出
日日好日的膾炙

没有围篱
过年那件新衣，把
屋外跳跃的小喽罗
欢欢喜喜
穿大

(1993年8月)

迷羊

《吾乡系列》

莘莘学子
撑了两条萝卜腿
“裤”得很
红袖青衫
娇娆风流
还有帮客头
最出位了
回味，原乡
拙的甘淳朴的清香
一嘴苦：
乡已不土
人情世故
乡不乡
城不城
临界迷羊
何去
何从

(1993年8月)

变身

《吾乡系列》

穷过的
五十年代
紧急催生的早产儿

青山在
还是有柴烧
也有土，有水

地利
天时
蓬勃了商事
还有人和
头二三奖福利彩票
财神爷再三幸临
羡慕几许异乡人
万字票代理
将村里的房子买贵

风水先生说
龙脉
就在这地里搏动
佛家说
一切因缘生

昔时寒伧破落户
今日糜糜华衣财主
十载八载
离乡游子返故里
只道是
走错路了

(1993 年 8 月)

我的菜园（一）

貌不扬

倒是性格十分

憨厚持重

垂悬出

她的扎实

甘凉 清新

内敛深深

苦瓜

岂又在意

你愿否亲炙

她沉稳的

神髓

纤柔 飘逸

清秀在藤蔓间

长豆

绵延成丝成缕

绕你

满满一架

安恬的
绿色幽梦

不沾阳春水
“淑女的手指”

秋葵一名
益富韵味
昨日方略显风华
今天忘了瞻赏
明朝
惊叹玉环再世
不忍摧折
入夜
但见
美人迟暮 却
了无遗憾
生机勃勃 这
娟美如玉指
浑名“羊角”的
豆

黄瓜爱缠 故

从不爽约
绵绵瓜瓞
只当配角
不喜争锋
偶尔 也
摇出个不倒翁讨喜
挥别日子近了
往往 又
荡出个弥勒佛逗趣

倒是番茄
似不甘
拘泥一盆
总是姗姗来迟
那么骄矜三几个
吝得近乎寒伧卑琐
瘦小的个子 分明
不热衷自利利他
饱满圆个
双赢的
绿的酣梦

(2003 年 2 月)

我的菜园（二）

窗台有韭

戒故

不太剪食

疏求于她 便

怠于松土 更

从不施肥

粗生贱长

长生草 她

不需肥甘

不望修整

无视我的现实势利

有一把土

有一点水

便也娉娉婷婷

是稍嫌瘦了 却

自在无求中

轻 安

芥兰白菜 是

资本主义
只要肯消费
缴足资本
最佳状态
一定出现
我的堆肥不够分量
露台阳光不足
她们
总是不情不愿
勉强与我
一起共产

碗口大的绿叶
做菜
红肉的块根
当饭
菜嫩滑
薯甜软
人问：
什么品种啊
越洋来的

牵牵绊绊
纠缠在
我的阳台
传花讯了
又见
紫的浪漫

像青草
连气味也像
野地青涩的清芳
大自然在唇齿间乾坤
原味舌尖泛漾
土头土脸
哪点像珍珠
未经培育
坚守原乡
恰恰是她的土
那略带草涩的幽香
何其珍贵
珍珠菜 这
尚未琢磨的真珠

真淳 实笃
拙长在
我的窗台

(2003 年 3 月)



雨打芭蕉

一棵芭蕉
晴天扇着风
雨天滚着珠玉
午寐的青纱帐外
沉思的窗前
绿了我涵碧的古老梦土
活了我心门的千年幽泉

古人好芭蕉
喜它拙大喜它平实？
喜它纹理脉络又直又粗又清？
麻雀最刁钻最狡狴了
也爱它油亮的绿
雏鸡好天真
这是母亲的羽翼啊
三三两两荫庇其下
步步安泰步步悠游

雨打芭蕉
叮叮又咚咚
不，不
太脆亮太铿锵了
雨乃天地谦卑的手
芭蕉系古琴
雨打芭蕉
拙，拙，拙，拙，拙

雨打芭蕉，复滴落
我幽幽底心弦
古拙——古拙——
古——拙——

(1988 年元月)

石 恋

左看也像
右看也像
来自石灰纪
抑或白垩纪
开路的把你翻出
一场晨雨 就在那儿
浴你如佛于我足旁
遂一个跌跪迎你

嘻咧着嘴巴
笑得一室春暖
不过野地顽石一块
竟登堂入室成就佛道
我爱石古拙缄默的愚痴
你大肚能容的肚量
这殊胜因缘 和合了
当来下生的 你
从此在我家

坐成弥勒一尊

(2001 年元月)



镜框里的 一片梧桐叶

人秋的济南
初识梧桐
竟然更兼细雨的
霏霏一个早上
在女词人那庭院里兜转
没有半点愁

神仙眷侣相偕终老
家不破
国不亡
安得千古绝唱声声慢
在心头千回百转啊
梧桐 梧桐

那“寂寞梧桐” 友人
默默探手攀折
默默递来

默默我接下
二李泪滴酸蚀的心笺

孔洞累累
生命缺憾何其多
我留下只被一颗泪珠滴穿的
一片 那是个
美丽的缺口
流泻着叠叠词章 凄丽在
我书案小小的镜框中

(2001 年 12 月)

芳田录

多骇人的搭配

绿与黑

大仲马太太幽默了

生花妙笔

尚未开出黑色郁金香

贪婪仇恨，已然

漫漫滋长

而当我

闯入一城的芬芳

我始惊觉

黑的典雅瑰丽

黑的高贵清越

黑的隽永深沉

黑压压密麻麻

千顷万顷

远古以迄于今

一行行一簇簇，凝成
烟海浩瀚的馥郁芳馨

当我坐拥书城小小
无限大的贪婪心
却与仇恨相去太远了
满怀喜悦映得通城生光
黑水仙黑百合黑牡丹黑山茶
墨梅墨兰墨荷墨菊
高贵的品种
我总会细心搜集珍藏
虔诚供养在灵台上

(2001年5月)

悼亡舅

去年初冬
您苍凉的嗓音
在话筒里寒颤：
……只有几天（命）……
碎碎的断句
欲语还休

等不及茶楼相会
扑扑风尘直奔
阿舅始终是外婆那娇溺独子
同一商场超市里会了甥面
泣如稚童
轻抚阿舅面额
如安慰三岁幼儿
表姐妹俩分提枕头被单
轻松领路
我推瘪在轮椅上的阿舅
如推铅块上山坡

命犯桃花
休了阿娥阿眉替
年逾花甲近古稀
一枝红杏犹越墙来
此冬一过
阿舅将再也没有春天
闻说阿好染恙
偷偷离院拖着病体探花去
渴爱 无明 执取
阿舅说：我要动手术……

缠恋不舍多活一个凋零春季
麻将馆
放贷
声色犬马“我所有”
如今阿舅都放下了吗？
早晚跪念弥陀遥遥回向
愿阿舅出离早登极乐
净土升莲台

（2002年8月）

吾娘

无沉鱼落雁之容，吾娘
素面淡眉如新柳
清汤挂面短发一头
温婉贞静
是古代
哪舍渔樵耕读的
闺女化身

自幼失怙，吾娘
是生命的劲草
是生活的尖兵
是阴霾天穿风破云的苍鹰

一袭白底碎蓝花布衣裤
一双黑色绒面十字罗马拖
廿一老大新嫁娘，吾娘
以闭月羞花之貌
坐上吾父的铁马花轿

玉成了好事

有口皆碑的孝女
克勤克俭的贤妻
名闻远近的良母
这三村六里少有的德妇

许是九天仙子
不允人间见白头
伊早夭是外婆三世不修
伊早丧是吾父悲惨的折翼
伊早逝是天弃我

吾娘实乃彼岸般若入尘来
在生命最璀璨的时刻
焚燃自己
刹那陨落
像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
遗温在
我们炽热的心原

(1988年6月)

遥望彼岸

要入静了
临界
谁在耳畔聒噪

从此
再也不著色相
东去净琉璃
西去极乐……

最后一口气
烛台上一豆灯火
最后一滴泪
白细夏麻的窗帘垂落
床头冰玉似的山茶
落瓣纷纷

盖了额盖了眉盖了颊
盖了鼻盖了颌

也盖耳么？勿啊
伊要听他奔丧的脚步声
也盖眼么？勿啊
伊要看他哭不哭
也盖唇么？勿啊
伊要告诉他最后一句话：
黄泉路上绝不喝孟婆汤

仿佛听见人说：
这是花葬
山茶似隆冬的雪
瞬间把伊覆盖千层

长寂之后
想伊是相思成疾了
每每忆起花葬二字
守墓的冰玉山茶
耳际总是：
花嫁 花嫁
声 叠 叠

(1993年读报后记—痴情女子)

说 茶

有关茶动人心魄的事
我们已自醉了千年
日日喝茶，请茶
莹盏里
泛着盎然的古意
漾着历史的隽永深沉
既可谈风月论英雄
未尝不可说斤两
喝茶宁不是风雅事
我们一直品茗着
古老文化的精髓
什么时候起
自山中落入市井
谁管它去
尽管东传后
有人喝出禅味
善于营造口福之趣，我们
莫不饱享了

生活情趣的清芬

(1988 年 5 月)



复仇

天阴天晴
总还郁郁
心魔
依旧数落
伊的前生

是负咎的，遂
贬伊，凄凄
一缕无主孤魂，牵挂着
一颗惶惘的心，流盼着
一双带泪的眼，寻觅
伊负的人

前生
那人是归人
伊是舟子
却不摆渡
咎歉感生此一世的坎坷
复成舟一叶

努力划去
舟竟涡旋
在水中央

覆吾舟者，谁啊
尔
竟
已
渡

(1987年9月8日)

猫

(看你时
你并不存在
骄矜娴雅
优哉，悠哉……)

匍匐前行
每跨一步
便引颈
左盼右望，又
后顾前瞻

全面戒备，陷入
作战状态
宝石双瞳
已疵成
疑虑惊惧的浊浊泥潭
茸茸毛发掩不住胸骨棱凸
落难的

方外神仙

有冷血杀手

一瓢热汤一根棍棒

一块石头半截砖瓦

鱼摊肉档亮晃晃一把刀

匍匐，前进

墙角那儿

有餐用过的碗碟

从前的捕手

今天的宠物

从山野走到民家

大错铸成

天伦被捣

鼠粮渐绝

万劫不复，是当年

那条来时路

（2001年2月）

归去来辞

归去！归去！归去！
又来了，顽皮透顶
见不得
我陶然研墨冶性怡情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
闭你的鸟嘴
高压电缆上耍腔，你
也只在
圆颅方趾的我风景线内

等你！等你！等你！
海阔天空
当真是你的呗
旷悠悠情高意远
近晚阁楼中
我岂非
更苍茫独立

来夕，当再邀约！
够了，够了，你这虐待狂
纵令我前生捣了你巢穴

(昨夜梦里
宴我浆果粟粒
娱我地籁天音
尔后凌空一路领我归山
把关的风抖翻了每一片云
找不出我的户籍登记
你灵机一动，钻入虹霓
给我弄了张七彩斑斓的
入境许可证……)

(1992年3月)

二重幻

几将捞到了
遗失千年的古老竖琴
谁，今夜
把我沉湖千罅
唉我湖底千年沉睡的竖琴
颤抖的指尖
仿佛触到它行将苏活的脉搏
那种天籁似的音声

原来是飞流一注
自悠悠月华泻落
绕过枯木穿过石缝
一路潺潺流向
我底心田，沁透
我底魂灵

便是这种山中淌水的琤琮
我的期待，正是这

石罅间水流水荡水回的清音
原该往山中求林中寻
却又中霄束发咬辮沉湖千罅
我纤长的指端终有所触感
脉搏跳动了，于是
清音叠叠

是谁，午夜
将我湖底千年沉睡的竖琴
幻化成飞流一注，倾入
我底心田，流贯
我底魂灵。星子啊
请勿眨你诡谲的蓝眸
告诉我，说
你不仅善占卜
更精于堪輿

(1988年12月)

星之旅

渔猎时代

涉水走过浅滩

一枚小小的 不知名的

贝 躺在沙穴边缘

向你展示 她

令人吃惊的美丽放射纹

旋着卷着 便把你困入

她的涡心

拒绝放下

终于“圆融”

六道轮回中的

一枚贝

万千年后 站在

飞霞星上 又也许

紫晶或它的卫星

骑士 望着

回航的穿梭机腾空远去
再见了 你低回不已
再见 太阳系那个人类世界
你捧着一束黄百合
从那颗行星一端走来
她扬起一条白纱巾
从另一端走去
又一回错误的时差算计 你
递去的百合滑落了 她
未及牢缚你的纱巾松了结……

合合分分 从
一颗星到另一颗星
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
未曾歇止以万种形体
演绎你那史诗般的哀艳戏码：
二百五十亿年前
天灵星上 一枚
小小的雌雄同体的
贝 在一次地壳变动中
被割切成两半

从此大宇宙里 两朵
彼此拥有对方那一半 却
失去自己本身那一半的魂灵
永不停止流浪
在星际之间 寻找
他们太初时代的
共同栖居

(1988 年 10 月)

碎月

是它
飞回来了
一只雨燕，竟夕
穿梭，在
我的紫纱窗外，衔着
黄昏雨丝丝
筑一个透明的巢
宿一霄冷冷，凄凄

我不谙燕语
否则一定向它呢喃
缘何如许顽执
十五夜若黄昏雨落
必横展郁黑的长尾巴
将我窗前的满月
剪成数瓣
碎在空中

（1988年10月）

奔马

—寄诗人 WA

不是被施法的公主
我无王子可待
潜意识中拒绝醒转
该埋怨的是纵容我的缪思吧
她竟笑我头上的花冠
是自恋的水仙

沉睡中有酣梦不断
美丽又悲哀
悠哉忧哉如此奇诡异境
我欣悦的吟唱是星辰日月
我激愤的恸哭是怒海腾江

娑婆俗界既血既泪我又是一笔点化
遂空灵如雾袅绕逸秀如霭氤氲
莫不满足莫不沾沾自喜，于是
常年默默闺中高卧

枕朗月垫清风
颂赞人间的美好以明丽的文字
怒斥世态的丑恶以愤慨的言词

一天终于幽幽转醒
怎是如许空虚如许寂寞无助
我的歌声我的申诉我的诅咒
谁曾羡慕？
谁又在乎？

我是用心唱的用灵魂哭的
都听见了吗？
且让我向你们走去
织一个心灵的交通网
我掌着梭来了
你们的线呢？

不是伯牙我无琴可碎
却有钟子期闹市中寻找高山流水
谁谱出天音统领风骚
五音十二律必得在他们的规范内

亦非千里马

我在文字的草原上羞涩地驰骋

奔向太阳月亮奔向宇宙永恒？

那个诱我跨蹄的声音

老响在前头

九霄云外

有伯乐在等待的吧

果然一声霹雳

他策骑的鞭自天外挥来

血脉贲张我益发的的振蹄

啊伯乐伯乐

插着双翼的马，又

岂仅在神话中飞奔

（1987 年 10 月）

还俗

土土那个年代
有布袋莲飞紫，开了
一塘梦。青春
打造浪漫
愿的，竟又是
百合素直幽兰清远

大轮回里
兴许曾踏死一窝蚂蚁
梦，碎了
美莱村的冤魂哭的
而华夏儿女，复有
多少坎坷几许悲愁
飞跃一泓迷人的紫
脱俗
绝尘

大轮回里

兴许曾鞭死一头牛
终修道不成
世界仍太浊
我仍太清
仿佛一千年

有因缘成熟
狗尾草，依旧
土土，我们
对上了

穗串上结的
不是粮，无实
因为

空
一切包容
包容一切
因为
空

梦里偶尔也紫一阵

布袋莲，故事已老
我虽修道不成
却已渡越，划向
人 间

(1984 年 3 月，1999 年 10 月重修)



太阳

晴天

收集蓝空中每一朵云絮

纺成金光灿灿的丝缎

缝一袭

无人能逼视的

灼灼华衣

大雨天里

披在女娲身上

好教伊一抖袖一旋裾

轻轻一个转身

便把多余的雨水，扫入

伊当年补漏的天洞里

穿梭推杼

这神奇的纺织能手

亘古以来

从未停止操作

他火轮似的纺车

(1989年2月)

宇宙

琢磨艺术鬼斧神工
以太阳命名的
一颗钻石
每天每天
她欣喜地配戴着
永不露脸
这神秘贵妇
以美丽的情操
以无比的智慧
拈一朵
名曰地球的鲜花
微笑

瞧她又到底有多爱美
摘下白天的金刚钻
总爱在黑面纱上
别起
月亮这颗善卖弄的珍珠

更衬饰以
无数无数
闪闪烁烁的
美丽宝石

(1988 年 5 月)



自画像

Chinaman

二毛子，唤
不趋时尚不解风情的
弟兄，以
嘲谑的口吻

China——瓷
泥做的

Chinaman——瓷人
泥做的
土包子

二毛子利索地卷舌
却转不出自己的语言
太泥古了，他脾睨
讲母语的泥做的人

老师，老师

街巷孩童初照面
仍如是招呼
市井陌生买卖人招徕
开口便扬起
二毛子不屑掂掂其重量的
口音

从前
贫师尽显土相
讲华语土气毕露
未曾作育英才
总被称师
尚未开腔
总被直觉鉴定

是那一脸十足的土气
连幼儿也老神在在
一眼辨出？

（2003年9月）

几句“感言”

是名副其实的“感言”——感谢的言语——由衷生发的几句话。

梁君的穿针引线，牵起了庄讲师偕夫人及孩子助我成就此诗集的这么一段善缘。由打字、影印、装订成册，乃至提呈，庄讲师由始至终欣然一手包办；如此大方便，还真令人有坐享其成的愧然。感恩于如此美好的福报，谨于此合十向庄讲师一家致衷心的谢忱。

也同时向燭火出版社社长伍良之先生，以及热心为《燭火文学季刊》效力的叶玉佩女士道谢，谢两位慨然协助印刷、排版、封面修缮等工作，诗集遂得以付梓成书。

也谢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的资助。

十方善缘的聚合，圆成此诗集，大欢喜。



燭火丛书之 8

石恋

作者： 唐珉

出版： 燭火出版社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出版日期： 2005 年 9 月

定价： 马币 18.00

版权所有

作者著作

千秋不尽(诗集)

悬案(小说集)

津渡无涯(小说集)

ISBN 983-40402-7-X



9 789834 040277



石恋

燧火丛书 8